

◎

布老虎中篇小说

安放之年

周李立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

安放之年

周李立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放之年 / 周李立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8. 11
(布老虎中篇小说)
ISBN 978-7-5313-5530-4

I. ①安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1946 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unfengwenyi.com>

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责任编辑: 韩 喆

责任校对: 于文慧

装帧设计: 东 科

幅面尺寸: 130mm×185mm

字 数: 121 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

定 价: 28.00 元

书 号: ISBN 978-7-5313-5530-4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3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024-23284384

目
录



那拉提告别 / 001

安放之年 / 069

布鲁克林宝贝 / 118

更上层楼 / 163

那拉提告别

1

关鹏和于兰刚刚在这家新疆餐馆各自吃光了一份拌面和五个羊肉串。这里只有新疆餐馆，各式各样的新疆餐馆。他们没费心思就选了一家，其实是没什么选择。饱腹到底给于兰带来一种平安的幻觉。

于兰就听关鹏比画着说：“这是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国道，这是另一条国道。两条国道交叉。你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四个方向，但是现在，三个方向都不能通过了，剩下的一个，哦……”

“剩下的一个，就是我们来的方向。”于兰接过关鹏的话。其实不用关鹏解释，于兰突然就明白了他所谓的“状况”。

于兰之前没明白，他们在二十公里外的公路检查站的时候，等待的汽车都在那儿排长队。于兰以为不过是一次例行的道路检查。毕竟一路上，他们总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，有时还需要拿出驾驶证和行驶证。新疆虽然广袤，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，事实是，刚好相反。但是这一次的检查，有些不一样。

“昨晚下大雪，现在封路了。”警察站车边上告诉他们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穿了过于厚重的大衣，在十月这样的時候，所有警察都显得高大到不可思议。他们还都戴皮帽。不停地落在帽上的雪粒，好像在提醒着，是真的下雪了。

“封路？”于兰问那个警察。

当时，是于兰开车。车是租来的，停在检查站那座巨型大门一样的建筑下方。巨型“大门”上方，垂下一些晶莹的冰凌。于兰疑心那些冰凌随时都会掉下来，刺破车窗玻璃，再刺中她的眉心。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死去，是不是能上报纸？该死的检查站是不是还得承担一

点儿责任？于兰一点儿也不害怕这样死去，但如果换作她的母亲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母亲肯定害怕极了。于兰从没见过比母亲更怕死的人，虽然母亲总是隔三五天就闹出一桩“我快死了”的事件来。

那几束长长的冰凌始终没掉下来。于兰将车停在路边，准备和关鹏商量此后的行程。

“封路了。但是封多久呢？只要不再下雪了，是不是很快就可以通过了？”于兰说，更像在自语。

关鹏摇头，说不知道。这样的事情，他确实不知道。老天是不是还会来一场暴雪，就像昨晚一样。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

“你估计呢？我估计应该快晴了。”于兰把头探出车窗，又想起还没拉手刹，于是她踩住脚刹的右脚只得努力往前伸，这姿势让她很不舒服。

从天色上，于兰看不出什么迹象，那些薄薄的云似乎离她很近，但她不确定太阳的方向。太阳此刻会在任何一处云层后，但是太阳出现之前，没有人知道。

“你应该问警察，不该问我。”关鹏把胳膊在胸前交叉，这是代表防卫的姿势，而他在防卫什么呢？于兰想。昨晚那场意外降临的暴雪，倒是值得防卫的。可惜

所有人都没为此做好准备，毕竟只是十月初，北京的秋天一如既往姗姗来迟。然而他们在新疆，为这次长久期待的旅行，才不得不提前遭遇降温和暴雪的气候。

他们昨晚入住一家私人小旅馆。这镇上因为紧邻那拉提草原风景区，便有很多名称古怪的小旅馆，多数都两三层楼高，可以看出刚装修过的痕迹，彩色瓷砖贴得任性，大体总是以“居”“驿站”或者“屋”命名。他们住的那家，名为2022。于兰对这个数字好奇过，关鹏说也许因为那是一个年份。“也许老板的租约，会在2022年到期。”他猜测。于兰认为那未免太直白了——离现在还有六年，只有六年。而他们结婚也已经六年了。

2022小旅馆的老板，今天早晨好心提醒他们：“昨晚的雪可不小呢，我们这儿，只要一下雪，旅馆就得关门停业。再开业，得等到明年春天，雪化的时候。”老板解释：“因为道路变得危险了，没多少人会到这里来的。你知道，独库公路——它有多美丽，也就有多危险。”

“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哇，”于兰回答，“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独库公路，大名鼎鼎的独库公路。”从独山子

到库车，地图上看，并不远的一段距离，却因为翻越地势险要的天山，公路不得不曲折行进，最美的景致也繁衍于公路沿线，不过他们可能看不到了。

老板安慰他们，说刚下雪，也许还能通过，也许还能见到不一样的雪景——那也是漂亮至极的。所以，他们踟蹰之后，到底还是退了房，接着上路。

2022小旅馆所在的那拉提镇，离独库公路入口只有二十公里。倒是他们连日所见最美的二十公里。一夜大雪落在大地上，便被摊薄了。远处连绵的山脉，只被大雪涂白了山峰的一小块三角形，于是每座山看上去都像切好的比萨饼。积雪之下，黯黑的山体，泛着深浅不一的绿色花纹。近处蜿蜒的蓝色缎带般的河，河边不时现身的马匹与羊群，还有比羊群更近的行道树与红白条纹的路桩……错落有致，像那些裹在保鲜膜内的美餐，有种朦胧却闪亮的光彩。这让于兰感到轻松，毕竟昨天她的母亲打来电话后，她就一直不轻松。

母亲的电话，从来都不是意外，只是于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一个很大的部分。她还怀疑自己对母亲的电话总会提前有预感。昨天就是。当时他们从伊犁往东行驶，想在天黑前赶到那拉提镇。于兰在途中瞥见窗外天

山山脉从上而下的褶皱，觉得很像手风琴在弹奏中拉伸的风箱——风的呼啸，也许真是被山的褶皱奏响的。几乎立刻，某种预感便不期而至——这几天母亲怎么这么安静？

现在想来，于兰明白，缘由在于她想到了手风琴——母亲的手风琴。如今那已是四分五裂的一架烂琴。如果从五层楼上落下来，任何东西都会四分五裂。上一次是手风琴，下一次四分五裂的会是母亲自己吗？谁也说不好。

“吓死人了，这几天夜里总有人敲我的门。”母亲昨天在电话里讲，母亲认为那是“死神”在敲门。“死神”可不是第一次敲她的门了。

然而并没有谁在夜里敲母亲的门。母亲住的养老院，是北京最好的一家，这意味着良好的管理和同样良好的价格。养老院里住着几十个和母亲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老太太，以及和母亲差别也不大的老大爷——到那个年龄，有时你不太容易分辨他们的性别。于兰很确信，养老院里任何一个老太太，都比母亲可爱。母亲是其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，因为母亲总是念叨着死亡。老人们没人愿意探讨死亡，他们有意对其避而不谈，以为这

样就能将死亡关在门外。于兰最初让母亲在养老院多交上几个朋友，那应该很容易，但母亲说“那不过是让我的葬礼上多来几个人”。母亲究竟是怕死还是想死呢，于兰觉得这很难说。母亲已经试过好几种自杀方式，一心一意结果自己。但每当“死神”来敲门的时候，母亲又表现得非常害怕。她说自己被吓得心跳过速，所以她的心力会很快衰竭。“它跳得太累了，跳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不累？”母亲给于兰看过报纸上关于心力衰竭的文章。还有几次，母亲认为自己见到了死去多年的丈夫，于是她开始收拾行装，准备跟他离开。还有，母亲一度抱怨养老院总是“有种怪味，死人的怪味”。

于兰总是告诉母亲一个数字——养老院的收费标准，近几年上涨了好几次。于兰说：“这没什么，但是你得相信，这个数字意味着，任何怪味在那里都是不允许的。不可能有怪味，我就闻不到怪味。”

“不，那是死亡的味道。没有谁可以拒绝它的味道，钱也不能。”

“这个数字比我告诉我丈夫的还要高很多，如果我告诉他，我支付了这么大一笔钱的话，下一个死的，肯定是你的女儿。”

“关鹏吗？他跟你不合适，我早跟你说过。你跟谁都不合适。”母亲似乎想都没想，就脱口而出，“你们为什么还在一起？”

总是这样。于兰以为下一秒自己便会耐心耗尽，但没有，她比自己意料中更有耐心。她也比关鹏更有耐心。关鹏曾经是有耐心的，但现在没有了，至少对母亲没有了。有一次，他们在医院，因为母亲在急诊室洗胃——天知道母亲吞了些什么药片。药片都是母亲攒起来的，可能有些还是偷来的。在养老院，每个房间都有无数装药片的小塑料瓶。老人们舍不得扔掉空瓶子，又拿来装别的药片，重复使用。没人清楚那些模糊的标识标示的是否就是瓶内的药片。在急诊室门外，关鹏突然说他要回家了。“谁家的人会一个月进一次急诊室呢？”他几乎是咆哮着讲出这句话的，“真是受够了。”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有冲她咆哮过，因为不值得——于兰和她不正常的母亲，不再值得他这么当回事地动怒。关鹏还说，他回家，得洗个澡，再看场球赛，他还会为球赛配上薯片和啤酒——这才是生活。于兰让他走了。她没法不让他走。他转身就回到他的生活里去了。关鹏走后，急诊室上方那个大灯泡，忽然一明一灭，随即又一明一

灭。母亲没有危险，一切正常。那只是一个老化的灯泡，总是莫名其妙地闪烁。于兰想什么是生活呢？她的生活就是应对这些：老化的灯泡，老化的母亲。

昨天接过母亲的电话后，关鹏揶揄：“好吧，这一次，她又闹出什么来了？”

“还是说夜里有人敲门，哦，有死神敲门，让她失眠，因为失眠，她吃不下东西，她说她三天没吃东西了。”

“三天？”

“是，就从我们到新疆那天开始。”

“哈哈，她还真是有想法，没错，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太太。”

昨天是关鹏开车。于兰不敢告诉关鹏，母亲的电话意味着他们得被“召回”北京，他们还得放弃只进行了三分之一的旅行，退掉订好的酒店，改掉机票时间。她假装欣赏车窗外的景色，却看不出什么景色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她不是很清楚。路线是关鹏定的。只看见戈壁滩，就像灰色天空复印出来一般。天地同样辽阔，灰蒙蒙，空无一物。她一度错觉他们会永远这样，行驶在路上，没有终点，也不会中途停车。对，还有这辆租来的

车，租车费提前付过，如果提前还车，那些不能退还的租车费是会让她心疼的。他们还不是那种能随心所欲应付收支的人，虽然他们如果把工资数额告诉任何一个人，人们都会表示，那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——“足够在北京体面生活了，虽然这里到处都是不靠工资吃饭的有钱人。”但如果把于兰工资的几乎全部，都交给养老院呢？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但她没说过，也没人知道她这些年为养老院贡献了多少。

“如果你不回去，不出现在养老院，我打包票，她不会有任何事。太后奶奶不会有任何事。”关鹏说。他也许不难猜到，这次旅行将被提前终止。关鹏喜欢背地里叫母亲“太后奶奶”。于兰不喜欢关鹏这么称呼母亲，但他认为这个称呼准确又幽默。

“但她不吃东西，七十岁的人，怕熬不住。”于兰说，她想母亲真的三天没有吃东西吗。

于兰小时候也不怎么吃东西，瘦得像纸片，所有挑食的小孩都胃口不好。父母就说“饿了你总会吃的”。于兰昨天也在电话里这样跟母亲说“饿了你总会吃的”。但她其实没把握。因为她记得，小时候，饿太久的话，反倒感觉不到饿了。母亲可能也这样，她可能已

经是个不会饿的老太太了。

关鹏说：“太后奶奶只不过想你回去，她就要在你她眼前。她闹出的这些，都是为这个。”

于兰当然知道。她说：“别这样，她是我妈妈，她年纪大了，想我在身边。这很正常。”

“哦？是吗？”关鹏表示怀疑，“我怎么觉得她不是你妈妈呢？我觉得她迟早得毁掉我们。”

没什么好怀疑的。于兰的五官，像蘸了太多墨汁画出来的眉毛、眼睛和大嘴，这种浓墨重彩的面相只能继承自太后奶奶。

每当母亲要死要活的时候，那浓烈的五官挤在一起的时候，于兰都感到那是种可怕的提醒——于兰不知道自己七十岁时会不会成天想着去死，然而又并没真的死掉。但她可以确定，她不会有个自己这般对母亲不离不弃的女儿。她不会让自己这些年经受的一切，也依样遗传下去。

于兰没有女儿，也没有儿子。一开始，他们并不是这样决定的，只是事情慢慢就变成了眼下的样子。于兰和关鹏结婚没多久，母亲就说过：“如果你打算生孩子，要先告诉我。”“我会的。”“你应付奶瓶和尿布的时候

候，我得想想我怎么办。”“妈妈，你什么意思？”“没什么意思。就是我得做点准备。”“我不明白。”“你都明白，新的来了，老的就得死了。”“妈妈，你这样说，是要我怎么办？”“你什么也不用办。”

于兰什么也不用办，也把什么都办了，她没有兄弟姐妹，只能自己来办：因为他们都得上班，而母亲片刻都离不开人，她思前想后，然后把母亲送到最好的养老院，挑了间向阳的、温暖的房间。她每周三次坐公交车去养老院看望，有时一周还要多去一两趟，因为母亲总会遭遇“危机”。“我们说的危机，就是说，你们亲属必须要有有人在场的状况。”——养老院当初对于兰提出这个之后想来十分含糊的要求。他们没说明白什么是“必须”，然后所有的状况他们都可以判断为“必须”。亲属“必须”到场，不然后果自负。

有一次，母亲把自己锁在房间的浴室里。每天早上负责叫醒母亲并打扫房间的护士，在打开母亲房门后，没能打开浴室的门。浴室的门从来都无法锁上——养老院当然要拆除浴室的门锁。母亲用什么方法锁住了那扇门？护士不得而知，也不想知道。护士的工作就是给老人的女儿拨电话，护士甚至都不用去打开那个记录亲属

联系方式的Excel表格，而是从手机通话记录里直接找到了于兰的电话——昨天刚刚通过话，通话记录还在列表中靠前的位置。“您好，我是养老院小杨。您母亲，她把自己锁在浴室，我们很担心。我们认为，您得赶紧过来一趟。”护士的声音听上去温柔又亲切，语气强硬，不容分说。

“她在浴室做什么？”于兰问。她想到浴缸里满是母亲的血。这次是要割腕自杀吗？但母亲没有刀片，不过也说不好她能弄来刀片。

“不清楚，我们会撬门，但是请您立刻过来。”

“撬门？”

“对，您母亲的……状况本来就不好。不知道她是怎么锁上浴室的，我们早就把锁拆掉了。”

于兰猜想护士小心翼翼省略掉的词，可能是“精神”。

一个小时后，于兰把母亲从马桶上抱起来的时候，她的胳膊换进母亲的腋下，母亲松弛的乳房就和她尚待松弛的乳房紧紧挤压在一起了。这让于兰感到苦恼。她怀疑自己感觉不出两种乳房之间的差别。就这样老了吗？念头突然闪过，令人沮丧。而且她还似乎看见了自